

历史典籍与文化研究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范立舟 主编

南方出版社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第九集

范立舟 主编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典籍与文化研究 / 林天蔚等编 . —海口 : 南方出版社, 2002. 6

I . 历… II . 林… III . ①历史—文献—研究—中国 ②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N .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2457 号

**历史典籍与文化研究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范立舟 主编**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华宇大厦)**

电话 : 0898—65327955

南京电力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开本 32 印张 14.25

印数 1—500 册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60—646—7 / K · 25

全套定价 : 9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周易》“贲”卦之“彖辞”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即文明，社会之制度、文化、教育，它们的确立，端赖于人文精神的培育，人文精神乃是人实现自身价值的精神，一种超拔的高尚的精神境界。此类无法用长度、宽度和体积等作为标记加以衡量的精神境界，实是物质创造力的源泉。然而，曾几何时，“人文”却在金钱—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之下变成可有可无，若有若无，聊胜于无的东西。人文所具有的非功利性的特点成为金钱—商品拜物教信徒将其诠释为“无用之物”的证据。而事实上，若将“功利性”视同于“效果”，价值、理想、素质这类人文精神之实质内涵即是文明社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最佳效果。

近年来，商风颇盛，学风浮躁，人多慕虚名而图实利，鄙所同仁则孜孜以求，唯虚名之务去，唯实学之是好。诚如钱钟书先生所云，学术原本就是一二痴于学的素心人商量培植之事，或滥用以预政，或忘施以博名，或转手以获利，均越出学术应有之本位。学术慧命的庚续，实有赖于不计位名利禄的素心人的苦心孤诣。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九集，如同以往八集，皆为全所同仁与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结集。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均集中于港澳文化研究，岭南文化研究与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研究三个方面，此三方面，亦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

范立舟

2002年3月8日识于暨南园

目 录

序 范立舟

● 港澳文化研究 ●

明清时期澳门与越南的海上贸易.....	张廷茂 鲁慎(1)
澳门是西洋美术传入中国的发祥地	汤开建(14)
十九世纪上半叶活跃在澳门的葡藉汉学家——江沙维神父	叶 农(29)
徐广缙时期的粤澳关系	赵利峰(48)
澳门地区的刑法沿革和刑罚目的	邱树森(74)
英华书院研究	夏 泉(89)

● 岭南文化研究 ●

炎黄文化与岭南文化论略.....	毛庆耆(107)
谭莹整理岭南古文献的业绩和成就.....	罗志欢(118)
余靖与方外人士交游考述.....	李贵录(132)

- 平生志业论黄节 陈应潮(150)
名城肇庆旅游资源的历史文化内涵 吴溢球(165)

● 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 ●

- 20世纪下半叶(1950—1998)的中国宋史研究回顾 张其凡(177)
论南宋立国后的战略构想与军事部署 范立舟(240)
大蒙古国时期的官制 屈文军(300)
忽必烈汗征伐日本史实补正 王 颇(315)
明末清初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策略述论 赵殿红(335)
艾儒略在明末的文化及宗教活动 [意]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撰 李晓芳 译(360)
《说文》引《明堂月令》考 张玉春(374)
论唐代写梦小说兴盛的原因 贺湘丽(381)
陈维崧集外文辑录 陆勇强(394)
20世纪《文心雕龙》研究综论 程国赋(409)
- 附 录 本所硕士学位论文提要(二) (441)

Table of Contents

Forward	Fan Lizhou
● Studies on Culture in Hong Kong and Macao ●	
Maritime Trade between Viet – Nam and Macao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Zhang Tingmao and Lu Shen(1)
Macao, Entrance of Western Arts to China	Tang Kaijian(14)
Priest Gonçalves, Portuguese Sinologist Active in Macao during Early Half of 19 Century	Ye Nong(29)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ao and Guangdong Under Xu Guangjin’s Administration	Zhao Lifeng(48)
Evolution of Criminal Law and Purpose of Penalty in Macao District	Qiu Shusen(74)
Study on Yinghua Academy	Xia Quan(89)
● Studies on Culture in Lingnan ●	
Brief Discussion about Yan – Huang and Lingnan Culture	Mao Qingqi(107)
Tan Ying’s Achievement in Sorting out Ancient Documents in Lingnan	Luo Zhihuan(118)
Special Description about Yu Jing’s Companionship with His Fiends who Entered into Religion	Li Guilu(132)
Huang Jie and His Poems Symbolized His Career	Chen Yingchao(150)

- Intension of Historical Culture in Tourism Resources in Famous City, Zhaoqing Wu Yiqiu(165)

●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

- Summary of Research Condition of Song History in Later Half of 20th Century (1950 – 1998) Zhang Qifan(177)
- Strategic Conception and Military Deployment after South Song's Founding Fan Lizhou(240)
- Administrative System during Period of Great Mongol Khanate (Yeke Monghol Ulus) Qu Wenjun(300)
- Completing and Correcting Relative to History about Qubilai's Attacking at Japan Wang Ting(315)
- General Research on Missionary Policies and Methods of Deferent Orders in China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Zhao Dianhong(335)
-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Activities of Giulio Aleni S. J. (1582—1649) in Late Ming China Giani Criveller, trans by Li Xiaofang(360)
- Inquiry of Ming Tang Yue Ling Quoted in Shuo Wen Zhang Yuchun(374)
- On Reasons why Novels Describing Dreams Popularizing in Tang Dynasty He Xiangli(381)
- Compilation of Chen Weisong's Articles which were not Collected in His Corpus Lu Yongqiang(394)
- Summing – up Report about Condition Researching on Wen Xin Diao Long in 20th Century Cheng Guofu(409)
- Appendix: Abstracts of Thesis for Applying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Our Institute (2) (441)

明清时期澳门与越南的海上贸易

张廷茂 鲁 慎

东南亚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为东西方交通要道，在世界海上贸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6世纪初，葡萄牙人不断东来，相继占领了东南亚的战略要地，控制了该地区的海上贸易。1557年在中国澳门建立稳定居留地后，葡人更以澳门为中心，建立起由里斯本经果阿至澳门、澳门至长崎、澳门至马尼拉、澳门至巽他群岛等处的几条国际贸易航线。东南亚贸易遂构成澳门海上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澳门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作用^①。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澳门—越南贸易作为澳门与东南亚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盛衰更替的演变过程，对澳门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同的作用。

（一）

1557年租居澳门之后，葡萄牙商船就开始进入越南港口贸易，到16世纪末，澳门葡人与阮氏统治的南部（交趾支那）和郑氏统治的北方（东京）均已建立起经常性的贸易关系。他们没有在那里建立商站，而是利用澳门在地理上接近越南所提供的方便展开贸易。接近广南的会安（Faifo），是阮氏统治区

的著名商港；中国人和日本人经常来到这里，奠定了该地国际贸易的基础。到 1615 年，澳门葡人与交趾支那的接触已经相当密切，贸易活动也逐步展开。葡萄牙商人遵循阮氏家族的贸易规章，牢固地确立起在越南港口的地位，成为主要的在越商业群体之一^②。葡萄牙人不仅向阮氏政权提供武器，而且帮助修建机械铸造场。1615 年，葡人在富春（顺化）建立了称之为“铸造坊”的机械厂^③。阮氏政权给外国人参与其对外贸易的较大的自由；交趾支那人将他们的产品生丝、丝织品、乌檀木、软质木、糖、麝香、肉桂、胡椒、大米等运到会安^④，与前来贸易的中国人、日本人和澳门葡人相交易。阮、郑两个家族政权自 1620 年开始内战以后，澳门葡人在越南的商业地位更加巩固。1622 年，澳门葡人向交趾支那王作出承诺，每年派贸易使团到达会安，从而说服国王禁止荷兰人的一切贸易活动^⑤。1629 年，耶稣会神父安排 1 艘商船前往交趾支那，运去了阮氏家族急需的各种货物。

澳门葡人同阮氏家族统治地区密切的关系并未妨碍其与郑氏家族统治的东京地区进行商业往来，因为，这个政权同样需要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利润和所需要的物资。正像中国商人一样，澳门葡人也将船开到东京，购买生丝以供应日本市场。由于日本市场对这种产品需求量极大，遂使之成为远东贸易的主要项目。17 世纪初，耶稣会士在东京的传教工作初见成效后，更加强了澳门葡人在这里的商业地位。1626 年，耶稣会士在东京建立传教区，由此开始了澳门葡人与东京之间经常性的贸易关系。郑氏政权之所以允许天主教在越南传播，也正是为了保证澳门与东京之间的定期贸易。澳门商船由澳门运入东京的货物主要有：白银、黄金、中国生丝和丝织品、棉布、瓷器、铁盘；自东京运出的有东京丝、丝绸、中国丝，主要运往日本

市场。1626、1627 和 1630 年每年都有 1 艘船自澳门开往东京^⑥。

与同期的澳门—日本贸易、澳门—马尼拉贸易相比，澳门与越南的贸易规模要小得多。然而，对于澳门贸易的繁荣而言，这一贸易并非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它为澳门海上贸易的繁荣做了必要的补充：通过这一地区的贸易，澳门葡人不仅获得了为数不少的利润，而且在这一市场上得到了与别的地区相交换的产品，例如暹罗的檀香木、象牙、鹿皮、铅、彩绸，越南的东京丝等，都是葡人运入日本等国的重要货物。尤其重要的是，澳门与越南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巩固，为 30 年代以后的困难时期准备了可替代性市场；当澳门—日本贸易、澳门—马六甲贸易和澳门—马尼拉贸易相继陷入危机并最终丧失之时，澳门与越南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贸易却方兴未艾，成为澳门海上经济的重要支柱。

(二)

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繁荣局面的澳门海上贸易，自 17 世纪 30 年代起开始遭受挫折。1631 年，广东官府改变中葡贸易地点，禁止葡人直入省城，改令中国商人载货下澳，澳葡商人遂失去了在中外贸易中的特殊地位。1639 年，日本政府颁布“锁国令”，禁止葡人前来通商。长期以来构成澳门经济支柱的澳门—长崎贸易遂告结束。1634 年，长期在东印度海域与葡萄牙人展开竞争的荷兰人对马六甲海峡和果阿实施严密封锁，使澳门与果阿之间的交通几乎陷于断绝，1641 年荷兰人攻占马六甲后，葡船过此海峡更是难上加难，澳门遂又失掉了一条重要的贸易航线。随着 1640 年葡萄牙的光复，西葡关系恶化，

澳门—马尼拉贸易开始衰落，至 1643 年西班牙人终于断绝了同澳门的一切贸易关系，澳门藉以维持其繁荣的又一根支柱也断裂了。随着这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发生，澳门海上贸易进入了由盛转衰的困难时期。

17 世纪 30 年代，澳门与柬埔寨、越南的贸易关系继续得到发展。据达瓦洛 1638 年记载：“每年都有一些商船从澳门开往东京、安南、占婆、柬埔寨……”^⑦。在越南，阮、郑二氏之间的内战正方兴未艾。澳门商人利用这一特殊形势，巧妙地在南北政权之间保持平衡，同双方进行贸易活动。关于同交趾支那贸易的商品结构，博卡罗在 1635 年作了如下记载：

由中国（即澳门）到交趾支那的航船带去一定量的中国棉布（Cangas）和精质麻布（nonos），它们也经常带去一些丝织物出售给那里的日本人……从那里运回澳门的是质优价廉的黄丝（Yellow Silk），一定数量的伏苓（eagle-wood）和少量的安息香，还有大量的由日本人运到交趾支那的铜……^⑧。

1634 年，1 艘商船从澳门前去交趾支那，受到赛义王的友好接待。1637 年，3 艘澳门商船前往交趾支那，其中 1 艘运去 24 箱银子和 80 个金条（各重 10 两）。同年，1 艘船载着 540 担生丝自交趾支那返航澳门；它曾将 12 箱银子和价值 3000 两的手工业产品运到东京^⑨。

在对日贸易终结和马六甲失控之后，澳门更重视同越南发展贸易关系，而内战双方与澳门贸易的愿望亦更加强烈。澳门与交趾支那间的定期通航持续到 1648 年；此后，不定期的航行仍在进行^⑩。1651 年，交趾支那国王还写信给澳门，请求进行军需品贸易。澳门博卡罗炮厂出产的铜炮和铁炮成了东亚地区的畅销产品，更是澳门与越南南北双方贸易的主要产品。其

中一方还运来 1250 公斤铜，在博卡罗炮场铸造了 3 门当时极为罕见的巨炮^⑩。1654 年 1 月 28 日，一艘澳门商船在交趾支那海域失事，船上载的红宝石、珍珠、黄金等被救出。1658 年 4 月，又一艘澳门商船载有少量的货物到达交趾支那^⑪。

17 世纪 30 年代澳门葡人在东京市场上同中国商人和荷兰人展开有效竞争。由于日本政府颁布禁止日本商船赴海外贸易，消除了日本商人在东京市场和南中国海的竞争力，为澳门商人从事东京到日本之间的贸易提供了有利时机。下面是 1631 年至 1660 年澳门抵达东京的商船数^⑫：

年期	船数	备考	年期	船数	备考
1631	1	运去卡沙币 (caixas)	1647		1
1632	1		1648	1	运回大米
1633	1		1649	1	
1634	1		1651	1	1 艘在海南附近失事，另外 2 艘在由澳门到东京途中失事，载有耶稣会价值 22000 两的丝货和白银。
1635	1		1652	1	运去卡沙币，运回 2 万两银子。
1636	3	运去白银、黄金、锦缎、丝绒、布匹；运回 965 担东京生丝，占东京年产量的 1/3；其中 1 艘为耶稣会所有。	1653	1	

[续上表]

1637	1		1654	1	运去黄金、瓷器、铁盘等。
1638	3		1655	1	
1639	1		1656	2	1艘从事澳门—柬埔寨航运；另1艘定期运载卡沙币，此次运去价值3万两的货物。
1640	1		1657	1	失事。
1641	1	船舶为日本人所有， 货载中有葡人的丝 货。	1658	1	被中国海盗捕获。
1642	1	运去耶稣会的资本； 以前载货由白银构 成；此船运去铁盘、 黄金和珍珠等，价 值估计为1万两。	1659	1	
1645	1		1660	1	在海南附近遭到海 盗袭击，船员被击 毙。
1646	1	在海南附近失事， 货物价值为3万两。			

如表所示，自 1631 年至 1660 年，共有 32 艘商船自澳门抵达东京，其间，除了 1643、1644 和 1650 三年之外，每年都有商船到达东京从事贸易。在 17 世纪 30 年代，澳门商人和耶稣会士从澳门运入东京的商品，白银为首选，同时还有黄金、中国生丝和绸缎、棉布、瓷器和铁盘子；从东京运出的货物主要是东京生丝和绸缎，同时还有中国丝（主要供日本市场）。由东京市场向日本出口生丝是澳门商人在越贸易的一项重要内容。1636—1637 年，他们从东京将 965 担东京丝运到澳门，准备转运日本，其中 1 艘装载 350 担生丝的商船在东京至澳门的航行中失事，另外两艘船安全地将丝运入日本，顺利出手，获得大利^⑩。

17 世纪 40 年代，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澳门—东京贸易的商品结构亦发生了变化。就出口而言，由于日本贸易被断绝，加之马六甲失控，澳门商人的流动资金奇缺，因此，他们便将以前投入东京市场的大量白银抽出，用于中国市场，而向东京出口大量的卡沙币（caixas）、黄金以及中国散舱货。就进口而言，由于广州和澳门发生饥荒，尤其是 1648 年，澳门葡人对东京市场的需求也发生变化，他们不得不在此购买大米。广州市场的不利状况，严重削弱了澳门葡人在东京贸易中的地位。到 17 世纪 50 年代，澳门商人在东京丝货贸易中已不再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出口卡沙币却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买卖。荷兰东印度公司 1652 年的报告说：葡人在此项产品的进口中大获其利；是年，1 艘葡船运来 1 船卡沙币，售后得款 20000 两^⑪。

(三)

清初“迁海令”的实施，不仅威胁到澳门本身的存在，也对其海上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贸易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商船及货物遭受重大损失，并且使澳门商人为获得贸易机会而付出了沉重代价。虽然如此，澳门葡人毕竟没有被强令内迁，并且还获得了一定的贸易机会，从而使澳门葡人具备了渡过困难时期的基本物质条件。

在清初“迁海”和“禁海”期间，印度支那半岛各国依然是澳门商人重要的贸易对象。17世纪60年代，澳门与交趾支那之间继续保持密切的商业和政治接触。1669年8月，澳门居民曼努埃尔·科尔略·达·席尔瓦（Manuel Coelho da Silva）的1艘商船，载货从交趾支那返回澳门；同年，菲利普·玛利尼奥（Filip Marinho）带着价值5万多克鲁扎多的货物自交趾支那回到澳门，1673年，另一艘澳门船到达交趾支那¹⁶。

17世纪60年代，澳门商人虽然已不能在东京进行定期的航海贸易活动，但是，在这一地区的贸易并没有完全断绝。1661年，巴斯蒂安·布鲁威尔（Bastien Brouwer）的1艘船开到东京，运去了丝织品、中国杂货、劣质货币和铁盘，运回了白银和盐。1665年和1669年，各有1艘澳门船抵达东京¹⁷。1673年以后，澳门与东京间的商业航行几乎完全停顿。

在台湾郑氏政权败局已定的形势下，清政府于1680年重新开放澳门与广州间的陆路贸易，澳门葡人开始摆脱困境。1684年，清政府正式解除“海禁”，分别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澳门与广州间的海路贸易随之开放。1688年，清政府又在澳门设立粤海关关部行台，进一步加强